



我愿为生命狂奔

——邵阳市中心医院ICU主任凌鹏的战“疫”独白

记者 马娟 整理

我是凌鹏，邵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，也是这次新冠肺炎危重症救治组组长。春节前夕，我支援医院感染科加入医疗救治战队，那时邵阳刚确诊一例患者，没想到五十多天后，我们邵阳医务工作者就治愈了101例确诊患者，确诊病例零在院，医务人员零感染。今天我想以自己的战“疫”经历，向大家展示我们医护群体的平凡、坚守、奉献与大爱。

我们为什么不害怕？

我们医院的战斗在年前就已开始，尽管当时邵阳还未发现确诊病例。我们科室任务十分重，我自己是救治专家组成员，副主任医师张小龙和护士熊曼已远赴黄冈支援。还需抽调精锐力量前往感染科临时ICU。考虑到风险大、隔离期长，科室起初规定“高年资男医生先上”，医生邓定发、王晓珊、覃海邵、张灿及张洁琼等5名科室优秀护理骨干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。

后来，得知前线人手紧张，科室女医生曾珠、张琼也主动请缨。

我曾经参加过邵阳各种突发公共疫情，特别是2017年H7N9疫病救治，曾带团队打过很多硬仗。但这次救治难度和复杂性却远超预想。随着战“疫”白热化，市内各路重症医学精英纷纷加入我们，如邵阳市中医医院的禹华轩、来自新邵县的刘锋钢、来自绥宁县的廖继昌、来自城步的贺平江、来自邵东市的贺伟、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的肖洋、何赛武等等，他们都是各医院主任或骨干，有着丰富的重症处理经验。

在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的统筹调度下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专家徐道妙教授、中南大学湘雅二院急诊部向旭东教授、南华大学附二医院言彩虹教授、湖南省人民医院ECMO团队及潘小季教授、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田科、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喻斌、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吴令波、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邓辛香等多名专家也来支援邵阳。王辰院士、艾宇航教授等也多次远程给予会诊。省、市、县级重症医学专家拧成一股绳，我们的士气空前高涨。院领导安排我和护士长刘萍娇每日进隔离区靠前指挥协调，副主任简邦浩负责协助院领导和专家组。

在医院专家会诊室，我们通宵达旦，日夜奋战。张国华书记、刘天云院长每天都会组织会诊，讨论方案，指挥协调。参与救治的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往返于会诊室、隔离区、睡觉的办公室这“三点一线”之间。

有人会问：你们难道真的不害怕被感染吗？我想说，不是不害怕。而是选择了做一名医生（护士），就必须向前。这是对生命的尊重，更是对职业价值的守护。更何况，身后有党和政府的支持。这些都让我们忘记了恐惧。



▲凌鹏及团队运送戴着呼吸机的患者做CT。



►凌鹏在隔离区查房、监测患者病情。

我们为什么不放弃？

作为一名主任医师，我曾挽救无数生命于垂危之时，也曾与死神的手交手中，无可奈何地看着生命离去。但在每一次救治中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。

我们收治的重症病人，基础性疾病多、年纪大。医院在节前就提前采购了ECOM、有创呼吸机、无创呼吸机等设备。为救治这些患者，我们几乎用尽了一切可以尝试的方法。在技术上，不断学习突破；在护理上，不断提高标准；在心理上，不断疏导引导。

记得有一位年轻危重患者，在确诊收治之后病情急转直下，怎么也找不出原因，我和简邦浩整夜睡不着觉，拿着患者的各项检测结果不停比对。最后终于找出了极隐蔽的并发症，在院领导与专家兵团的共同努力下，她最终成功治愈出院了。

2月下旬，我们收治了一位八旬老太，患有“老年痴呆症”，她病情十分严重，无法正常进食，却怎么都不同意插胃管，也拒绝接受治疗。我们不得不像哄孩子一样逗她开心，悄悄地用了一点镇静剂，然后给她插了胃管。但非常担心她清醒后拔除这个生命通道。第二天早晨我进隔离区，没看到老人。着急了：“人呢？你们怎么照护的？”护士长笑着指向我背后：“在走廊晒太阳呢。”我回过头，看见老人正舒适地坐在椅子上，胃管依旧完好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后来老人也在我们的精心救治下治愈出院了。

可以说，在这次战“疫”中，每一个重症患者的救治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也几乎都有一个柳暗花明的结局。每当看到患者平安地与家属相见，我就会庆幸我们在困境时的坚守，庆幸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，也全力以赴去救治。

我们为什么要奔跑？

在这两个月里，我记不清自己多少次奔跑在抢救病人的路上。有时候是患者突然病情恶化了，有时候是救治时突发意外了，有时候是赶赴一场紧急会诊。

2月中旬，一位危重高龄患者在拔除呼吸机插管后，血氧饱和度直线下降。二级防护下本应等待喷洒消毒后才能进去，但情况危急，我本能地一个箭步冲进病房，快速启动和调整设备，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；一次，一名危重患者病情急速变化，血压突然下降，护士长打电话告知后，我和简邦浩刚吃第一口饭，就抓起电话边指挥边一路狂奔冲向隔离区，最终赢得了最佳抢救时机，患者转危为安。

我的战友们也都和我一样，常常为治愈患者奋不顾身、争分夺秒。他们为节省隔离服，可以8个小时不喝水、不排尿；为照料患者，可以错过三餐时间；为了集中救治，可以忍受长时间与家人分离。我们只顾向前奔跑，忘记了感染风险，忘记了亲朋好友，却唯独记得自己是一名人民医生。

医生覃海邵突发“尿路结石肾绞痛”，本应休息几天后再战斗。他却说：“人员紧，任务重，我退场了，其他人就需承担更多的风险和劳动。”

科室邓定发、王晓珊等同志作为第一批进驻隔离区的战士，到了修整期，却以“病人情况非常熟悉了，身体还抗得住”为由，坚守战场。

高强度救治、身着厚重的防护装备，我们科室的护理姐妹们每次协助抢救出来全身已湿透，但她们从来没有喊过苦叫过累，都将自己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，为队友分忧助力。

疫情终将消退。但我知道，只要百姓仍有病痛之苦，在生命的战场，我们医护人员的战斗永不会停止。感谢疫情期间给予我们关爱和支持的社会各界朋友。祝大家健康平安。

抗“疫”日记